

317997

乙

前

夜

新譯文叢刊

基本館藏
著者：路實、路非、阿聯、蘇

譯者：路實、路非、阿聯、蘇



平明出版社

新譯文叢刊

夜

前

阿非諾蓋諾夫 著 焦菊隱譯



平明出版社刊行

• 1950 •

新 譯 文 叢 刊

前

夜

著 者

阿 菲 諾 蓋 諾 夫

譯 者

焦 菊 隱

發 行 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 海 汕 頭 路 八 二 號

基 本
定 價

五 元 正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一 九 五 〇 年 七 月

(第 〇 〇 〇 二 版 初 版)

封面：阿非諾蓋諾夫畫像（蘇聯枯克立尼克賽作）

前
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人 物

提摩費·伊里契·查瓦洛夫——鍊鋼工人，退休中，六十五歲。

伊凡·提摩費阿維契·查瓦洛夫——他的兒子，紅軍陸軍少將，四十二歲。

安得利·提摩費阿維契·查瓦洛夫——他的二兒子，農業專家，三十五歲。

傑倫——土耳其曼尼斯坦人，安得利的妻，二十五歲。

索菲雅·巴夫洛夫娜·加拉葉娃——女演員，三十九歲。

科里亞——她的兒子，學生，十九歲。

查察爾·查察洛維契·馬孟托夫——外科醫生，五十二歲。

薩拉——他的女兒，醫科學生，二十歲。

瓦西里·布大加——青年鍊鋼工人，二十三歲。

安娜·格利戈列夫娜——他的母親，五十五歲。

卡迭塔娜·菲莉波夫娜——少婦，二十三歲。

歐列舒克

蓋大式洋里

指戰員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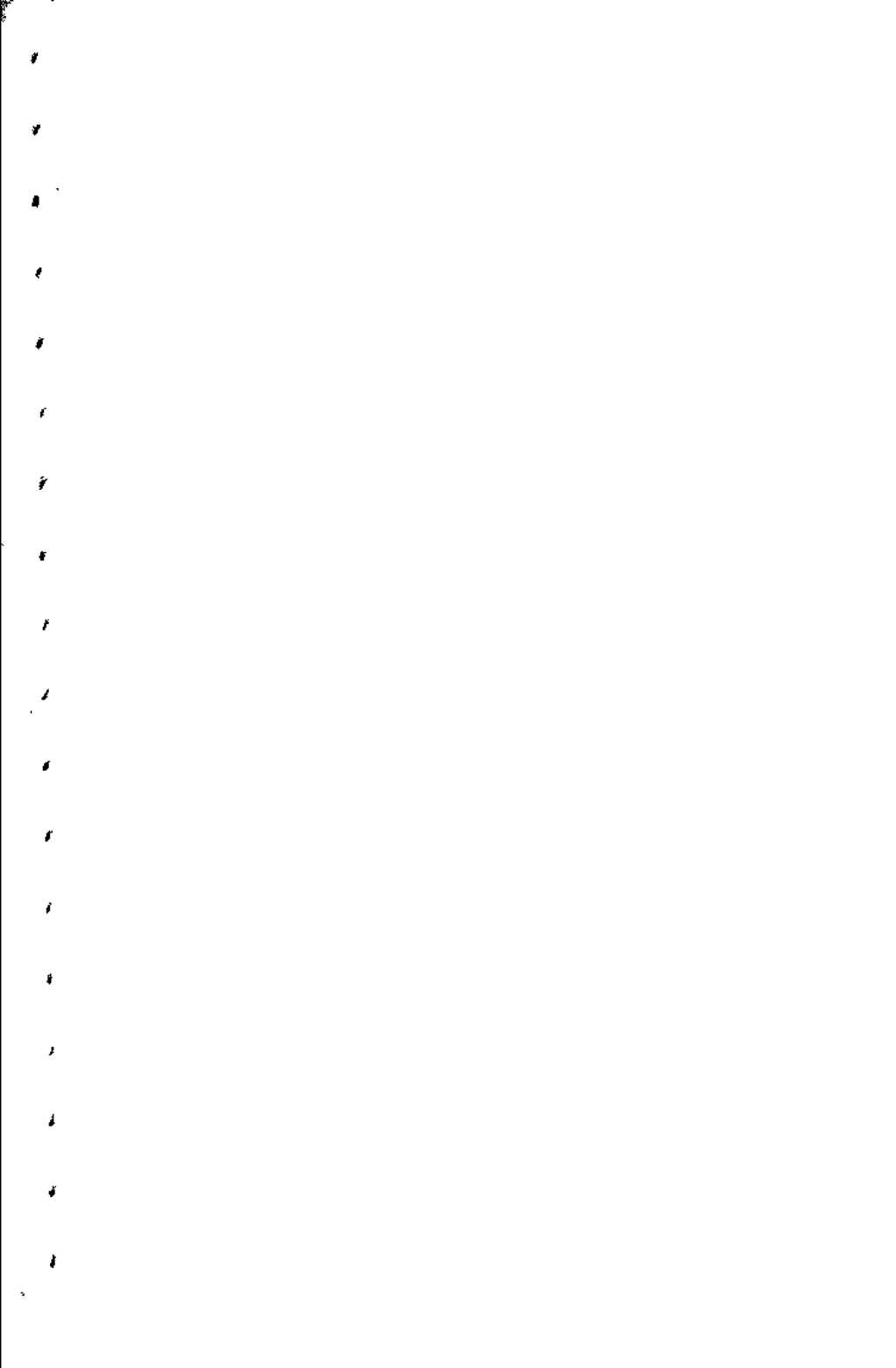
紅軍

高射後部隊的士兵們，指戰員們，信號兵團人員們。

時間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七月

地點 莫斯科附近，鄉村住宅的花園裏。

第一幕



第一場

六月裏，一個晴和的黃昏。臨河一座花園。河流像一條銀帶子，從花園底下流過去。隔著河，天邊上，遠遠望見城裏的燈火。查瓦洛夫鄉下居宅的窗子全開著，燈光從屋裏射出來，照亮洋台和花園裏邊的樹木。房裏正有人彈鋼琴，奏著一段華爾茲舞曲。

安得列：查瓦洛夫從房裏走出到洋台上，向窗口輕輕地喊：

安得列：傑倫……傑倫……（傑倫出現在窗口，看見安得列，就從房子裏走出來。）

傑倫：安得路沙有什麼事，安得路沙？

安得列：我也不知道。沒有什麼。我忽然想跟你呆一會兒。坐下，跟我坐一會兒。

傑倫：那我們的客人可怎麼辦呢？

安得列：已經是主人們不需要再招待客人的時辰了。我只需要你。你還記得明天是什麼日子嗎？

傑倫：我們共同生活了五年的紀念日。

安得列：五年了。我們的孩子塔尼雅都已經三歲了。可是纔像昨天似的——我在棉花地裏遇見一個愉快的土耳其曼尼斯坦姑娘。向她淡淡地招呼了一下，這情景就像在昨天一樣。

傑倫：『喂，我是個農業專家。』我連看也沒有抬頭看你一眼。我心裏只覺得這聲音有多麼好聽。多麼一個可愛的人。

安得列：糊塗話……

傑倫：我那時候俄國話說得那麼壞，再照照鏡子把自己一看，就哭了。斜吊着的眼睛，我

怎麼會生成一對斜吊眼呢。我那時候想。他絕不可能愛斜吊眼的。可是後來，有一天晚上，你說我的眼睛像杏仁。

安得利：這你都還記得。

傑命：這我永遠也不會忘啊，親愛的……

（華爾茲舞曲消逝。窗裏傳出一片混雜的人聲，接着，沈靜下來，又聽見一個女人的唱聲。傑命和安得利默然傾聽。）

傑命：（裏邊歌聲停止之後）後來你就把我帶走了。咱們女兒的眼睛也稍稍有一點斜吊着，可是誰都喜歡她。現在我們已經做了五年的夫婦了，從來就沒有吵過一句嘴。共同生活可真是好哇。

安得利：是的，好，太好了，有時候好得叫我怕。你知道，一個人要是不由自主地享受到太多的好處，就會害怕。怕的是，也許忽然之間，這些好處一下子享盡，就連一點好處再也享受不到了。剛纔我站在那裏看你跳舞，一個念頭從我心裏閃過——幸福可能

是多麼知促的呀。我叫你出來——就是想看看一切是否沒有問題。

傑倫：（抓住他的一隻手，用上耳其曼話輕輕地說）我的親愛的，你可知道我心裏愛

你有多麼深啊。

安得利：（也說上耳其曼話）親愛的心，那段歌是怎麼唱的來着……用上耳其曼

話唱起來，傑倫！聲音和着加拉葉娃科里亞，薇拉，瓦西里，布大加，伊凡，和卡迭

娜都走出來，走到洋台上。

科里亞和卡迭琳娜：（同時說話，互相打攪着）索菲雅，巴夫洛夫娜，請你朗誦一段

瑪耶考夫斯基的詩——不，巴格里茨基的詩吧。

加拉葉娃：今天晚上的聚會，是歡迎將軍的。伊凡，提摩費阿維契，你來選擇吧。

伊凡：如果可能的話，葉蒙托夫的姆琪利吧。

科里亞：好哇，姆琪利那懺悔篇，好啦，母親，開始吧。——安靜。（大家都安靜下來。）

加拉葉娃：

你來聽我的懺悔。

謝謝你，和善的老人，我以為

我確實應該在你面前

傾瀉我的方寸，安撫這苦痛的心田。

我從來沒有傷害過一個人，

我所做過的一切事情

也都單調得叫你聽着乏味

——這可叫你怎麼往他內心體會？

我的生命苦短，

毫無刺激，暗淡而呆板。

我放聲放聲兩個我這樣的生命

來換取一次行動，運動，和鬥爭。

我一輩子只有一個願望。

像火一般在我心裏燒得發狂，

像暴風雨那樣激盪我的心靈，

像個鐵錘那樣啃咬我的胸襟，

它把我喚出閉關的監牢，

喚我離開叮囑的祭鐘，離開禱告，

喚判齋人的美妙之境，生命

在那裏充滿了戰鬥和鬥爭；

那裏，明朗高山的石巔

穿過雲間，高聳在天邊；

那裏，英勇的人們自由得像鷹——

我也渴望著像他們一樣的自由。

「停頓。」

伊凡：『我情願放棄兩個像我這樣的生命，換取一次行動——和鬥爭的，他了解丁生命的意義了』

安得利：你唸得真美，索菲雅·巴夫洛夫娜，不過說到究竟——人生全部意義，真的只是在鬥爭中的嗎？

科里亞：毫無疑問！（朗誦）『他們右邊是大礮！他們左邊是大礮！』人生——是行動，安得利·提摩費阿維契是鬥爭是戰鬥！

加拉葉娃：有一齣戲，名叫人生的戰鬥。有一次——很早以前啦——我在這戲裏邊演過一個腳色。

安得利：然而人生也是和平啊，科里亞，和平，幸福，成熟的麥子，和我們城裏的燈火，河那